

<<和一棵树说了一下午话>>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和一棵树说了一下午话>>

13位ISBN编号：9787212059507

10位ISBN编号：7212059501

出版时间：2013-1-1

出版时间：安徽人民出版社

作者：张克奇

页数：28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和一棵树说了一下午话>>

内容概要

《和一棵树说了一下午话》精选了作者近年来创作的数十篇优秀散文作品，文思动人，耐人寻味。作者在对自然与人生的思考中，用文字与心灵进行了一场深刻对话：关于生与死，关于起与落，关于贫与富，关于高贵与卑微，关于显赫与平凡，关于快乐与痛苦。没有情绪的浮夸，只有情感的沉淀。这些质朴的语言给予迷茫的心灵一剂良药，于生活的俯仰之间，道出了人生的景致和意义。

<<和一棵树说了一下午话>>

作者简介

张克奇，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
在《散文》《雨花》《南方周末》等近百家报刊发表文学作品六十余万字，另有多篇文章入选中学语文试卷、语文配套阅读教材。
多年来笔耕不辍，凭借作品中独特的人文情怀，获得山东省五一文化奖、山东省优秀散文作品奖等多项文化奖项。

<<和一棵树说了一下午话>>

书籍目录

序言：这个与树对话的人
第一辑 故乡影像生命与故乡 赵庄的早晨村中的老井碾棚·石碾那些花草两棵古树神秘的石蛋忙 麦秋 收亲亲的土地乡村大集山里人家
第二辑 光阴故事村口的月亮深山古寺里的钟声夏天的夜晚货郎儿辘露子剃头匠怀念一头牛一只叫阿黄的狗北沟十日游山偶得临胸大地上的行走与驻足
第三辑 生命灯盏奶奶的习惯大爱无形照亮生命的灯光最珍贵的遗产用自己的杯子喝水心中有佛处处是庙我与父亲河岸双碑黑夜独行击中我生命的那些碎片拣拾生命的贝壳
第四辑 禅意人生南山问路生命孤芳落花缤纷关于缘分放下即拥有珍惜生命里的痛希望正在路上走着吮着农谚的乳汁长大遭遇无德假道士世间最美的花放眼高空看过云雨中登山
第五辑 岁月行吟空山里的疼痛永远的家园和一棵树说了一下午话物 语自然之象仰俯之间在山水里穿行敬畏岁月养 花在黑夜里醒着旅人情怀
后 记

<<和一棵树说了一下午话>>

章节摘录

第一辑 故乡影像 生命与故乡 故乡是什么？

第一次背着包裹到远方的城市求学时，我的心中便蓦然漂浮起这样的问题。

但当时并未真正很在意。

列车启动的刹那间，许多同学都对着父母嘤嘤地哭起来，我却微笑着向亲人挥了挥手。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很坚强，很伟大，伟大得有种鹤立鸡群的感觉。

当我真正踏入异地开始生活时，却一时坚强不起，伟大不起。

在那座陌生的整夜整夜都闪烁着霓虹灯的现代化城市，我同大多数农村来的孩子一样，产生了一种无法说清的失落和孤独感。

城市与农村的巨大反差，像一种无形的冲击波，促使我对生活和生命以及人的价值、伦理观念开始了新的探索和认识。

但这个过程是相当艰难的，因为它包括着对旧的事物、旧的观念的摒弃与改变。

我是在鲁中那个小山旮旯里出生并渐渐长大的，家乡那浓浓的人情味，虽穷却乐观的精神，常常在深夜向我走来，使我为之感动。

但在这座城市，那些从父辈身上继承下来又被乡村文化浸染的某些东西却总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和格格不入。

故乡淳朴、真诚，但闭塞、落后，甚至原始，原始得如同那盘用旧的石碾。

逢年过节，在我风尘仆仆回到老家又行色匆匆地返回城里的短短几天里，我还能听到质朴淳厚的乡音，喝到浑浊甘甜的米酒。

故乡的原始和城市的文明，将我塑造成一个复杂的矛盾体。

我无法以现代的理论说服原始，也无法用原始的概念批判现代，更无法将这种原始与现代统一到同一个高度上来。

回到故乡，我便是家乡人；走进城市，我俨然是城市人。

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不需要任何做作。

如今，我已在城市的灯红酒绿中奔波了二十余年。

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我以大山的坚韧顽强和城市的世故人心兑现着生命。

从农村到城市的距离看起来是那么遥远，实际于我来说，已不再有任何感情的排斥。

鲁中大山褶皱里的家是我的第一故乡，栖身的这座小城无疑在我心中已成为了生命的第二个故乡。

第一个故乡养育了我，第二个故乡成熟了我。

也许随着世事的沉浮，我还会到另外一些地方去生活，身在哪里，我就会把哪里当作生命的又一个故乡。

故乡是生命里无法诠释的驿站。

在生命的旅途中，我们常常从一个驿站走到另一个驿站，每一个驿站都温暖着我们，成长着我们。

而对于我，最温暖梦境的依然是鲁中山区的那个小山村，因为那里有我爱的和爱我的亲人。

夜深人静的时候，正是想家的时候。

想家的时候不说话，心里温馨又甜蜜。

赵庄的早晨 一年四季，赵庄每天早晨都会笼罩在一片水雾之中。

只不过有时浓一些、有时淡一点。

水雾淡的时候，能稍微看得清几十米以内的事物，影影绰绰的；而在最浓的时候，则连几米之远都是模糊一团了。

尽管视野受到了限制，却不感觉一丝沉闷。

因为那水雾是从村东的仙月湖上弥漫而来的，仙月湖水又是从天下第一镇山——沂山上源流而来的，洁净、甘冽，隐隐还带着一点中草药的味道。

在雾气的包裹里，湖两岸的一个个小村就像极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女子，水灵灵地朦胧着。

就连原本嘹亮的鸡叫声和粗犷的牛哞，也被浸泡过滤得有些圆润了。

鸟儿们依旧日复一日地做着清晨里的主角，虽然看不到它们的身影，却能听得清它们嬉戏打闹的样子

<<和一棵树说了一下午话>>

，叽叽喳喳的声音也不再让人觉得聒噪，每一声里都带了某种触动神经的乐感。

我常常久久地沉迷于这样的早晨。

被一条条蜿蜒曲折的乡间小路牵引着，我一次次没有任何目的行走，充满了难以言说的隐秘的愉悦。有时，我会停下脚步，屏住呼吸辨别那些鸟儿的种类和远近；有时，我会俯身亲吻一朵带着露珠的野花，用力吮吸浮动的暗香；有时，我会张开双臂，拥抱一下那棵在我少儿时代就生长在那里的老树，心里是一种久违了的妥帖。

仔细想想，离开故乡到外地谋生整整二十年了，这么多年的岁月光阴，将我打磨得如此饱经沧桑，也让故乡的容颜改变了许多，只有这水雾，还有和这水雾相依共生的景物没有变。

被这样的水雾包裹着，我多像一尾重新回到母亲怀抱里的游鱼，追溯着逆流时光沉醉不醒。

有时候，我会在水边站上一会儿，静静地听一听湖水的喘息。

不管是有风还是没风，湖水的声音都那么安详，哗啦哗啦的，不急不缓，不焦不躁，就像是某种安静的诉说。

偶尔会听到一声倏然而起的响动，接着是空中水流撞击水面的噼啪声，打破了一湖的静谧。

那肯定是有了一条大鱼跃出了水面，跳了一个漂亮的舞蹈。

声响之后，湖面愈加静寂。

有一次，恰逢小雨，我撑一把油纸伞静立湖边，漫天的雨丝落入湖面，沙沙刷刷的声音像极了蚕食桑叶。

不禁就想起了古人王冕“有为琴上弦，弦以和音律”的诗句，平添了几许意趣。

后又想起了董桥的“身在名场翻滚，心在荒村听雨”，心里就轻轻地叹息了一声，觉得此时想起名利世俗，实在是有些破坏了这份弥漫禅意的诗情画意。

湖与村子紧挨，雨多的年份湖水的水就会进入村子。

村东头的德利爷爷家首当其冲，至今还不时想起小时候在他家院子里摸鱼的情景。

政府几次动员他家搬迁到高一点的地方，德利爷爷就是不肯，说是早已习惯了临水而居。

为了防止房屋院墙被水浸泡坍塌，他从东山上开采来大量青石，在房屋外围筑了一道防水小坝，成为独特一景。

如今德利爷爷已经年近百岁，却依然眼不花耳不聋，还天天下地干点小农活。

有次我陪一家报纸的记者去采访他长寿秘诀，他呵呵一笑：“水能增寿嘛。”

此话不假，湖边村子里的长寿老人还真是不少。

前几天我回家早起散步，隔了十几米看到有个人影直直地立着，上前一看竟然是德利爷爷，我未开口，他已先语：“有时间多回来看看吧，咱这里可真是个宝地。”

我说：“你在这里都活成仙人了。”

话音未落，他已哈哈大笑。

爽朗的笑声在水雾里久久回旋。

村中的老井 一口老井，是赵庄最绵长的记忆。

听老一辈的人说，井是立村的始祖们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事物，也是如今唯一留存下来的最古老的印记。

六百多年的光阴岁月里，它同五谷杂粮一起，喂养着一个村庄的日益繁衍。

井深八米多一点，井筒直径米许。

井口是巨石砌成的。

石是我们这一带特有的青石，质地坚硬。

四块大小相当的石头围成一个正方形，高出地面二十来厘米，将井口包在了中间。

年复一年，井口的石头不知磨断了多少绳索，也被绳索磨勒出一道道深深的沟痕。

用手抚摸这些沟痕，坚硬而柔滑，像极了沉默不语的时光隧道。

井水是甘冽的，把一茬茬的人都喂养的白白净净的。

家家户户盛水烧水的器具，从崭新用到衰败，都留不下一点水垢。

更为让人惊异的是，不管是旱灾之年还是雨水充沛之年，井里的水位都不降不升，取之不尽。

有人说这井是凿在了一条最好的水脉上，所以才能得此神奇。

<<和一棵树说了一下午话>>

这是一种巧合，还是先人的智慧？

井在村子中央地带。

一户户人家围井而居，不断增加，就像井底水纹的一圈圈往外荡漾。

井边有棵老槐树，传说也是先人栽植的，后经考证，并不如此，先人栽下的那棵早已灰飞烟灭，这棵是后人又栽植的。

位置还是那个地方，树却一棵棵地续栽过很多次，就像一茬茬人的薪火相传。

古槐最低的枝丫上，常年挂着一根井绳，谁家来打水都用它，省却了自带绳索的麻烦。

井绳也像这古树一样，一根根地换过很多次，但是没有人知道新的绳子是被谁家换上的。

井绳原本是专用的，却也出现过一次意外。

那年村里一个叫兴福的青年因为恋爱失败，生了自杀的念头。

兴福的恋人是同村的小华，两人青梅竹马地一起长大，感情一直不错，可是后来不知怎的小华竟然跟公社里的一个小子勾搭上了。

那小子虽然只是个临时工，却整的油头粉面的，与庄户人的邋遢自然不是一个样。

兴福极力挽救，小华却去意已决。

兴福苦情至极，竟然就去自杀。

原本是想投井而尽的，站到井边却怕玷污了那水，就用古槐上的那根井绳把自己吊了起来，好在没到咽气就被人救了下来。

获救之后的兴福一下子就想开了，不再沉湎于旧恋情，一门心思地勤劳致富，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

论辈分，我管兴福叫大叔，有一次我到他家玩，他知道我爱舞文弄墨写点东西，就跟我谈了很多人生感悟，特别能引发感触。

譬如谈到他那次自杀，他说：“人是应该讲究个命中注定的，有些东西不管你再怎么执着，上帝都会有办法让你松手的。

” 古井的日子一天天老去，又一天天鲜活着，就像里面的水，日日更新着。

如今，虽然家家户户都安装上了自来水，但还是每天都有人到井里来取水，因为它的水质，比自来水要清冽甘甜的多。

每次回家，我都会带回两大桶，舍不得他用，只用来泡茶，自以为用这水泡出的茶，才是茶的真味道。

不只是我，村子里很多在外地生活的后生们，但凡回家也都会带些井水回去，有车的用大桶，没车的就用饮料瓶子装一点。

因为这，每到节假日，老井边就显得特别热闹。

一个个被生活散落出去天各一方的游子，往往就会在老井那里重逢，守着老井说说各自的辛酸苦辣。

老井不语，人自用心。

古槐上的那根井绳，更新的速度也快了很多。

新的井绳挂在那里，旧的却不知去向。

.....

<<和一棵树说了一下午话>>

媒体关注与评论

他心里埋藏了无数的多情种子，才喜悦着被流俗删除的喜悦，痛楚着被庸常掩抑的痛楚。他的文章便也似幽峭的山谷，只要你愿意叩问，就可听到生动的回声。

——赵月斌（文学评论家）

<<和一棵树说了一下午话>>

编辑推荐

不做白云追赶者，自有白云来陪君。

想赏云时就赏云，想看落花时就看落花，饿了吃五谷杂粮，渴了喝白水清茶。

好的文字就像是对的人，她淡淡而来，波澜不惊，细品之下，却令人无限回味，足以感叹了时光、丰盛了岁月。

<<和一棵树说了一下午话>>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